

#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内涵、特征与进路

于祥成 杨莉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演进，是将数字理念、技术、方法等全面深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范式、学科样式、话语形式、运行模式、实践方式等实现数字化发展，以生成数字融合育人新形态的过程，其具有政治性与科学性并存、人文性与技术性共生、系统性与阶段性融合、开放性与动态性交织等显著特征。面向未来，应从“数字共同体”的认知达成、“数字新基建”的布局实施、“数字深融合”的系统变革以及“数字智适应”的生态重构等方面着手，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实现进路。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 (2023) 09-0061-08

在数字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的进程中，教育数字化是必然的、深刻的、全面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sup>[1]</sup>。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塑造、行为调适、价值引领的特殊教育实践活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着方向指引、共识凝聚、主体培育、精神推动的重要作用，所面临的“数字化任务”尤为艰巨，且呈现出来的问题更具独特性、复杂性与紧迫性。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实践路向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更好地适应时代潮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核心与关键在于“数字化”。首先，从“化”字的搭配来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状态或性质”<sup>[2]</sup>。对此，教育技术学专家何克抗教授进一步指出，“化”后缀于名词时，充当的一般是不及物动词，涵义是使该名词所表征的内涵、作用与功能扩大，使之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得到体现，如现代化、信息化等。<sup>[3]</sup>显然，从词源搭配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意指“数字”这一名词所表征的内涵、作用与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扩大，即数字理念、技术、方法等在

收稿日期：2023-08-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高校学生精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BKS097）

作者简介：于祥成，男，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杨莉，女，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得以体现。其次,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以数字驱动教育变革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主题。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与数字相关的概念亦层出不穷,如“数字思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数字化”进行了阐发。一是从技术特质出发,认为数字化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技术特质;<sup>[4]</sup>二是从育人形态出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融合驱动的育人新模式的创造,是一种高效智能科学的育人新形态;<sup>[5]</sup>三是从范式视界出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种范式变革,通过数字化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与内在结构发生深刻转变,形成以数字信息和多维场景为驱动的新生态。<sup>[6]</sup>综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指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将数字理念、技术和方法等全面深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范式、学科样式、话语形式、运行模式、实践方式等实现数字化发展,进而形成数字融合育人新形态的过程。基于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化融合的多元解读,本研究将从生成境遇、规律逻辑和目标样态等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内涵作进一步阐释。

### 1. 生成境遇: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演进

数字时代的到来,“原子”世界的原理逐渐被“比特”世界的原理所代替,时空的拓展、信息的爆炸、技术的融合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这一论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化生存”重构了人们的生活场域、思维模式、实践形式与治理方式,教育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技术条件和教育对象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实践活动,要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实现数字化发展。

另一方面,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教育强国的大背景下,教育领域的数字化研究与实践不断推进。2022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是把握数字革命新机遇、培育教育发展新动能、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最终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开展深入学科的具体研究与实践,需要结合不同学科的特点、重点与难点探索兼具个性化与共性化的实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正是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立足国家战略布局、着眼学科改革创新的数字化深耕,是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演进。

### 2. 规律逻辑: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优化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产生于数字时代,但其并非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数字时代背景下进行经验化总结、技术性统摄和路径式分析,而是将“数字化”内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引领、内容呈现、方法实施与反馈调节的全过程与各环节之中,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造和颠覆性重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是一种单纯追赶技术发展和模式更新的外源数字化,而是一种旨在实现系统革新和整体创变的内生数字化,即在数字化理念、思维、技术和方法的赋能引领下,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范式从以经验归纳为主的人学范式转变为“经验+技术”等多元规范的科学范式;学科样式由独立分界的单一样式转变为交叉融合的创新样式;话语形式由静态呈现的单向度演绎转变为动态参与的互动式对话;运行模式由平面线性的自循环模式转变为立体多维的大开放模式;实践方式由主客互动的传统方式转变为虚实互嵌的数字方式,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与升级,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与数字青年相呼应、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从而全面掌握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主动权。

### 3. 目标样态: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融合育人新形态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性探索,深刻地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构成,极大

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变迁。数字化的深度发展，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线性时间模式、物理空间范畴、封闭场景限制和资源供给短板，以数字技术整合“全维度”的时间空间，以数字孪生映射“全场域”的场景情境，以数字系统贯通“全链条”的过程环节，以数字图像展现“全主体”的发展变化，以数字连接协同“全领域”的资源力量，构建出跨时泛在的育人环境、跨域离场的育人场景、跨界协同的育人格局，使数字生产力成为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动力，深刻改变着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从这个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旨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融合发展，最大化地建立人、技术和教育活动间的整体平衡与和谐统一，最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融合育人新形态，在不断探索数字化生存规律、化解数字化发展难题、提升数字化素养中助力实现数字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基本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教育活动，归根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相比其他学科强调知识能力的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关切价值行为的引导，因而，其数字化也呈现出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规律特征，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 1. 价值·目标：政治性与科学性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生动展现，并随着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在“价值·目标”维度上，进一步凸显了政治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一是以政治性引领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教育数字化的学科深化，更是对教育数字化的价值引领。这一点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具体发展中，即思想政治教育以其鲜明的政治理念、立场与方法，统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价值追求与目标导向，并不断规

范其科学化发展的方向引领、理论指导与路径选择，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二是以科学性强化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聚焦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现象、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强调以数字思维、理念、技术与方法为引领，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样态重塑、要素重组和生态重构，是数字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科学探索，旨在用科学的方法论来变革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以数化人、以数助人、以数育人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sup>[7]</sup>科学的数字化更加彰显其政治引导的特有属性与重要功能。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兼具政治性与科学性，并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铸魂育人的神圣使命。

### 2. 内容·方式：人文性与技术性共生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作为底层支撑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始终离不开数字技术的介入、嵌入与融入，技术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数字技术构筑的数字空间中，人的生命处于不断流动的数字网络之中，从身体、行为、位置到心理、情绪、关系等不断被量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技术前提。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赋权增能，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现空间聚合、资源连接、工具集成、场景穿透、主体协同等数字化发展，从而使差异化教学、精细化管理与智能化服务成为可能。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技术逻辑的现实确证。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远不止步于此，“不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借助人机融合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sup>[8]</sup>，即人的发展与教育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核心问题，它更强调人与人的联系，数字化不仅不能够代替人，而且要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处处渗透着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等，蕴含着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从现实的、感性的人出发，把人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融入数字化，使数字化按照人的尺度来发展，成为个体生命成长的内蓄力量，即数字化

向人而生，而非人向数字化而生。因而，从“内容·方式”维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使内在人的发展与外化数字样态有机统一，是人文性与技术性的共生共长。

### 3. 结构·过程：系统性与阶段性融合

经由“技术-教育”的互构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各个要素环节在数字化维度上不断发生变革。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简单拼接，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方法、模式等适应数字化发展的局部调整，而是“缘于信息技术引发的系统性变革，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生态系统的生成过程”<sup>[9]</sup>，即通过借助深度数字化的技术形态、关系表征及运行规律，整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科学转向、学科样式的融合转轨、话语形式的现代转化、运行模式的智能转型以及实践方式的虚实转换，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全结构、全流程和全领域实现数字化发展，最终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变革与系统性优化。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一项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与数字化规律的双重逻辑来逐步推进，因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先后历经以数字理念为引领的思维转变阶段、以数字技术为表征的器物转换阶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结构转化阶段和以数字文化为支撑的生态转型阶段。在思维转变阶段，以数字理念的形成基本特征，强调数字观念的生成、角色定位的转变、素养能力的提升等；在器物转换阶段，以数字技术的赋能为基本特征，强调数字基座的搭建、数字资源的整合、数字平台的建设等；在结构转化阶段，以数字治理的实现为基本特征，强调组织架构、业务流程、方法模式等的整体优化；在生态转型阶段，以数字文化的构建为基本特征，强调技术形态、交往状态、文化样态的深层变革。

### 4. 发展·趋势：开放性与动态性交织

依托数字时代发展机遇，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现数字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始终呈现出开放性、动态性交织的发展趋向。从横向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

是一个包容、全纳的开放系统，虚拟性、扁平化、交互式的数字生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生产不再局限于单一主体，而是通过师生共建、人机协同，最大限度凝聚共同智慧；资源共享不再局限于特定时空，而是借助数字平台，实现跨时空、跨系统、跨组织的全域流通；场景应用不再局限于传统方式，而是打破现实界限，实现虚实的深度融合与场景的自由切换，这些都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要素与结构功能的开放式转向。同时，在“大思政”格局的引领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还涉及“三全育人”总体工作开展与“十大育人体系”之间的系统性对接<sup>[10]</sup>，并以全生态循环的形式与整个社会大系统进行智能交互反馈，“从而使得整个数字化教育活动‘无定规’与‘无边界’”<sup>[11]</sup>。从纵向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一个持续进化的动态过程，既承接数字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又面向数字化驱动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未来，不断随着教育需求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据能力的提升而迭代演进，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如数据思政、智能思政等。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动态性还体现在基于内部记录与存储的大量数字信息进行不断学习与持续进化产生适应性，以灵活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外的环境、需求变化，从而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韧性，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 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实践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重要而独特的构成，其涉及面广、复杂性高、系统性强，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须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际，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与数字化规律的双重逻辑，从认知转变、基建布局、系统变革以及生态重构等方面着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断深入。

1. 前提：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共同体”的认知达成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仅是由数字技术带

来的工具意义上的手段创新、结构维度上的系统更新,更是价值层面上的思维革新。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实现了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的关联互动,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共同体”成为可能,基于这一共同体的科学认知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思想前提。

第一,树立“人技协同数字共同体”的观念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推进始终离不开对人技关系的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并不是技术主义的高扬,技术的生命是由人所赋予的,技术运用的向度与效度,总是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当我们全面理解、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时就会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是人与技术的抉择,而是人与技术的融合共生和协同发展。因此,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要摒弃“技不如人”或“人不如技”的错误观念,科学理性地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将“人技协同”的理念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全过程。

第二,推动“共创共建数字共同体”的角色转换。数字技术的聚合发力,打通了因时空环境、地域文化等所割裂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使人与人之间得以实时交往、物与物之间得以瞬时连接、人与物之间得以密切互动<sup>[12]</sup>,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连接互通、协作共享提供了有力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应摒弃传统的“单兵作战”模式,转向数字连接的“共建共创”,充分激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参与能力,实现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身份转化与角色转变,进而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协调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共同体”。

第三,着眼“数字素养能力共同体”的持续发展。数字素养与能力是数字时代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必备素养与关键能力,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要积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基于数字获取、分析、交互、应用、评价和管理等的数字化育人能力,以及应对数字隐私、数字鸿沟、数字安全等挑战的数字化核心素养;另一方面,要

着力培育思想政治受教育者“借助数字资源、数字分享、数字表达、数字分析、数字协作进行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能力”<sup>[13]</sup>,并推动不同专业、不同学段受教育者数字素养教育的有机衔接与持续优化,使其成为数字化的终身发展者与受益者。

当人与技术、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的“数字共同体意识”逐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理念共识,进而引领器物之变、结构之变与生态之变时,便会转化为巨大的育人效能,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赋权增能。

## 2. 基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新基建”的布局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依托数字技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创新与形态重塑的过程,“数字新基建”在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因此,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基架设施、资源系统、平台应用与传播矩阵进行统筹布局、整体规划与系统推进。

第一,建立规范融合的思想教育数字化基架设施。大力推动以5G、F5G、WiFi6、AIoT等为代表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研制教育专网、大平台、云应用、资源建设等标准与规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架设施的高速率、低延时、广连接、简架构和易扩展。同时,积极推行融合性基建部署,一是统合“新旧”基建,将传统功能单一的信息化基建转向融合数字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和处理等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综合化基建<sup>[14]</sup>;二是整合“虚实”空间,推进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一体化建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联通融合、场景的自由切换;三是打破“信息孤岛”,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在联结各级各类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方面的潜力,构建“无盲点、无断点、有亮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基座<sup>[15]</sup>。

第二,建立开放共享的思想教育数字化资源系统。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资源开发、整合、共享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数字化生成与转化,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以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样态呈现,

打造丰富立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库；同时，鼓励师生共创共建，汇聚多方面优质资源，通过分类标识、关联整合和价值提取等方式构建系统完善、结构科学、层次分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资源体系，以满足教育主体多元化、个性化和精细化需求。此外，还要打破阻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共享的时空、体制、文化等壁垒，促进知识、信息、数据等在更大范围内流转，在广泛交流互鉴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实践资源、教学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实现整合共享。

第三，建立互联互通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平台应用。依托云网融合推动各级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同构互联、异构对接和实体映射，<sup>[16]</sup> 构建互联互通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大平台，实现数据的共建共享、信息的互融互通、业务的整合优化以及人员的协同合作等；同时，面向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与服务需求，通过建立开放的接口体系促进各类数字化应用，如智能导学系统、虚拟学习社区、适应性学习平台、智能评测、智慧教研等的开发与更新，实现不同应用之间的灵活组合与动态扩展，形成全场景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应用生态，以满足各级各类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化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师生的知识建构、能力提升、价值内化与情感交流等。

第四，建立多维立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传播矩阵。一方面，综合运用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化传播手段，促进不同媒介间的有机连接与叠合共振，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传播矩阵；同时，面向更为细分的受众，在研判数据规律、捕捉思想需求的基础上，搭建高度适配的分众传输与多元交互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传播。另一方面，充分借助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单向灌输、单一表达的局限，将视觉、听觉、触觉等符号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体系，生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价值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符号及组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视化、

场景化、沉浸化传播。

3. 核心：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深融合”的系统变革

“数字共同体”的认知达成与“数字新基建”的布局实施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提供了理念引领与技术支撑，但数字理念、技术之于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由简单叠加向深度融合的系统性赋能，必须进一步从整体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深融合”的系统变革。

第一，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研究新范式。“每一种新的范式都是一种新的向世界提问的方式。”<sup>[17]</sup>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规模运用，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革，超越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解决问题的范畴与边界，这就要求突破既有的范式框架，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进行改造、创新或颠覆，以数字技术拓展研究问题的视域，以数字思维变革分析问题的逻辑，以数字方法革新解决问题的范例<sup>[18]</sup>，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数字化跃迁；同时，要将经验归纳、理论推演和数据探索等融于一体，形成多元规范的研究体系与格局，解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以个别经验推演整体规律、以通则理论解释纷繁现象、以有限数据分析复杂关系等“解题低效”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创新发展。

第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教学新模式。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模式下，教学的时空场域、内容方式受到教学场景、教学技术等因素的制约。面向数字时代，要以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重塑、资源重组、场景重建和流程重构，探索全要素耦合的数字化教学新模式。一是实现教学主客体的全员式互动。依托数字平台应用，推动教学过程由单向传递转为多向交互。二是实现教学内容的全息式呈现。借助5G、虚拟现实与全息投影等技术，推动教育资源的可视、可触、可感。三是实现教学空间的全景式扩展。融合虚拟现实，形塑一体创生、无缝衔接的立体化教学场景。四是实现教学活动的全程式监测。基于数字技术采集并分析全时空数据，有

效诊断并改进教学过程。

第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管理新格局。数字技术驱动数据要素的大规模流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化”管理格局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发展新要求，亟须构建数字化管理新格局。一是基于数字连接，实现主体协同。通过数字技术的跨时空联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推动碎片化、割裂式管理转向整合化、连接式治理。二是依托数字闭环，实现流程再造。利用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技术，对物理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业务流程进行抽象与简化，并在数字空间建立新的业务逻辑闭环，完成业务流程的再造<sup>[19]</sup>。三是借助数字画像，实现决策智能。运用图像识别、物联感知、轨迹监测等技术，抓取多场域、多模态数据，对师生的性格特点、兴趣偏好、思想状况和行为习惯等进行深度分析，构建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的“精准画像”，为有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评价新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随着数字技术深入发展，人的思想行为加速整合与分化，传统以测验、调查、量表为主的思想教育评价难以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亟待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创新，构建“人工价值判断—机器数据感知—人机协同诊改”的数字化融合评价体系。首先，通过课堂自评、同伴互评、家校共评、校企联评、情境测评等传统评价方式，形成初步价值判断。其次，以伴随式、无感知、守伦理、保安全方式<sup>[20]</sup>进行多模态数据采集与关联分析，生成可视化报告，检验并调整初步价值判断结果。最后，综合人工价值判断与机器可视化报告进行人机协同诊断，形成科学评价结果，并融合机器智慧和教师智慧，生成相应的改进策略。<sup>[21]</sup>

4. 关键：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智适应”的生态重构

“每当一种技术成为社会化应用时，它往往会以重构性姿态介入人类生活。”<sup>[22]</sup>数字技术

的全面融入，深刻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生态。面向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要不断演进和持续优化，必须构建技术有效支撑、交往广泛连接、文化深度协同的“数字智适应”生态，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价值引领。

第一，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智适应”的技术生态。技术生态是参照生态系统的结构与演变来描述不同技术之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演化过程。<sup>[23]</sup>当前，数字技术发展瞬息万变，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技术变量的合围。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要实现技术的有效支撑和智能响应，关键在于打造“数字智适应”的技术生态。一方面，在技术内生态层面，要着力推动相关数字技术与技术群的融合共生与迭代演进，以实现不同技术间的流畅对接和深度耦合，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提供立体交叉的技术联动；另一方面，在技术外生态层面，要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求的智能协同与精准匹配，以实现数字技术生态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进而构建全面感知、无缝衔接、高度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生态系统<sup>[24]</sup>。

第二，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智适应”的交往生态。数字化生存的加速演进，从不同维度重塑着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格局，衍生出多元复杂的交往生态：交往时空由现实在线拓展至虚实双线；交往主体由人类群体延展至虚拟万物；交往方式由“面对面”的具身互动发展至“点对点”的离身连接<sup>[25]</sup>。在时空折叠的数字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交往情境更为错综复杂，交往主体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可以凭借多重身份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场景之中，并基于各种场景形成多样的交往关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趋于分散与不稳定。因此，亟须构建“数字智适应”的交往生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在多维空间、多元场景中智能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准确转化自然语言和机器语言，可视化呈现交往过程，并根据主客体交往关系的变化进行动态调节，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高效联结与良

性互动。

第三，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智适应”的文化生态。深度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逐渐从工具、实践层面深入到制度、文化层面，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与行动、关系与情感、伦理与秩序。数字化卷入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文化再适应，以及数字化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与共治理，都呼唤着“数字智适应”文化生态的构建。因此，要积极调动政产学研等各方力量，培育“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智能协同”的文化生态，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来理解数字文化，破除对数字文化的偏见，避免“文化隔阂”或“文化断裂”；以安全可控的文化秩序来组织数字文化，消除对数字文化的恐慌，提升适应性与归属感；以智能协同的文化治理来发展数字文化，在高速流动的数字文化洪流中保持与时俱进的思维更新与行为调适，建设价值导向鲜明且坚定的精神文化、体制机制健全且高效的制度文化以及以人为本主义凸显且创新的行为文化，从而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87.
- [3] 何克抗. 我国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新进展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 (1): 1-19.
- [4] 谢玉进. 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再界定与研究深化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5): 56-61.
- [5] 赵建波.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现实挑战及实践策略 [J]. 思想理论教

育, 2023 (3): 85-90.

[6] [8] 赵丽涛.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2): 46-51.

[7] [9] [10] [24] 吴满意, 高盛楠.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理论内涵、核心指向与实践进路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4): 85-91.

[11] 赵建超. 元宇宙时代的数字化教育特征及场景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3-23 (5).

[12] [18] 于祥成, 陈梦妮.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范式建构的逻辑向度及实践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6): 88-94.

[13] [22] 赵丽涛, 于露远.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其优化路向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5): 26-31.

[14] 罗江华, 王琳. 新基建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挑战与实践路向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3): 37-45.

[15] 苗逢春. 数字文明变局中的教育数字化转型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2): 47-63, 91.

[16] 金玉, 汤玲, 王瑞喆, 等.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省域推进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 (9): 30-37.

[17] 杨素萍. 范式转换视域下比较教育理论的发展 [J]. 外国教育研究, 2009 (4): 7-11.

[19] [20] 李永智.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构想与实践探索 [J]. 人民教育, 2022 (7): 13-21.

[21] 谢幼如, 邱艺, 章锐, 等. 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路与评价创新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 (9): 7-15.

[23] 孙恩慧, 王伯鲁. “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研究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2 (3): 36-43.

[25] 王敏芝, 王军峰. 从“交往在云端”到“生活在元宇宙”: 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交往生态重构 [J]. 传媒观察, 2022 (7): 20-27.

(责任编辑 刘 红)

(下转第 84 页)



governing the Party through systems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rule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reasons for corru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the lack of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for Party conduct and integrity building, with almost every corruption case involving a situation of “systemic inact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higher education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society ten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rrup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has a lower tolerance for it. Therefore, the issue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for Party conduct and integrity build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more likely to trigger people’s contemplation. The problem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is a fundamental issue i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s whether the system i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ystem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arty conduct and integrity building;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上接第 68 页)

## Digit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pproaches

*Yu Xiangcheng Yang Li*

**Abstract:** The digit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dynamic evolu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is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concepts, technologies,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and various link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riving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paradigms, disciplinary styles, discourse forms, operational mod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generate a new form of digital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 It has both political and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 features such as the symbiosis of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system and stage,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openness and dynamism. Facing the future,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cognitive realization of the “digital community”, the layou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new infrastructure”,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deep integr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daptation” to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gitization; Digital technique